

# 平凡的岗位 充实的人生

○王培云（1966届机械）

我的籍贯是河北任丘县（现为任丘市），生于1940年9月。1954年由石门桥水月寺高小考入当时的任丘县初级中学学习。1957年毕业后，考入河北芦台一中。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由于国家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入校后我们改入“清华大学农机学院”，之后又改为“动农系”的“汽车与拖拉机制造专业”。1962年秋，又整班转到“冶金系”，专业是“机械制造热加工工艺及设备专业”，六年学制。我1965年在大学入党，曾担任本班团支部干部。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西宁武县国营二八七厂。我作为一名机械制造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陆续经历了三个国营厂，做了42年机械制造的技术工作，把自己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国家的机械制造业。

## 母亲的月饼

1960年，我被最向往的清华大学录取了。9月1日，我就要离家到学校报到。在离开家乡的头一天，中午回家时，妹妹神秘地告诉我：“二哥，咱娘给你做了月饼，让你带着走！”

我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在家乡度过。每年的中秋节，我们从未吃过买来的月饼，都是母亲带领姐姐们在家里亲手制作。全家围坐在饭桌旁，吃着香甜的月饼，其乐融融，这在并不富裕的农村生活中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啊！

1960年是困难时期，农民家庭吃的是“瓜菜代”，偶尔能吃上一点玉米

面、白薯面，就算是上等食品了。听妹妹说母亲做了月饼，我甚感奇怪，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食材做月饼呢？

妹妹兴致勃勃地指着盖帘说：“二哥，你看！”可不是吗？厨房春凳的盖帘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十几个烤得焦黄的月饼。饼面上还刻着精致的花纹图样，煞是好看！母亲听到声音，从内屋走了出来，说：“虽说八月节还有一个月，但你明天就要去北京上学，娘知道，月饼虽说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好赖是娘亲手做的，是家里的一点东西。”我听了十分感动。

后来我才知道月饼的面，是用玉米面、白薯面，还有玉米轴磨的所谓“淀粉”，掺在一起和成的。没有糖，就把自家院子里成熟的大枣一个个捣碎，作为月饼馅。在捏好的月饼上面，母亲又用那带有凹凸花纹的铁皮瓶盖，小心翼翼地压上花纹。然后，把月饼放进锅里，用慢火一点点地烤制出来。就这样，特殊的月饼奇



2006年校友返校日，王培云（中）与同学留影



青年时代的王培云校友

迹般地诞生了！

带着家人的深情厚谊，我带了六块月饼，小心翼翼地放进布书包里。到学校报到后，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虽然粮食定量吃不饱，但这几块月饼，每天只舍得吃一个，整整吃了六天。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

### 管涔山区苦奋战

1968年2月，离开了母校清华，我赴山西宁武县国营二八七厂报到。厂区内山峦起伏，层峦叠嶂，草深林密。冬末春初，依然是冰雪遍地，白雪皑皑。到晚春和初夏，冰雪消融，草长莺飞，却是一派鸟语花香、风景秀丽的山区景色。在山沟或坡地上，建设了许多低矮的厂房和称作“干打垒”的家属区。当时，工厂基建尚未收尾，人员很少。我报到后，一个人住在山脚下车间的理化实验室里。夜里睡觉时，老鼠满地跑，有时还听到野兽走进车间蹿动的声响。初出茅庐的我没有被困难吓倒，经常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鼓励自己。

我后来由技术员升任技术科长，1983年晋升为工程师，主管全厂主产品的研制工作。为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带领

车间技术人员与工人相配合，在反复实验的同时，认真查阅有关技术资料，到北京和太原请教有关专家。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工作难题，并将工作过程编写成技术论文。在一次技术交流会上，我们的论文作为重点论文进行了宣读，并向相关厂家进行了推广。

管涔山区属于高寒微湿的山区小气候，每年自八月十五左右就开始下雪，一直下到第二年的五月初。那时当地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落后，交通只有建厂开辟的一条公路。职工的所有生活用品，都得从山外用汽车运进山里。我们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奋战了16年。

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我所在的单位即将被国家撤销。在几年过渡时期，厂里按国家的指示大抓厂办业余大学。我在组织技术科收尾工作的同时，又兼任教科业务科长及高等物理和高等数学的任课和辅导教师，这比只管技术科时忙多了，但我乐在其中。现在想起来，自己为国家培养了有用的人才，虽然劳累也甚感宽慰。尤其是学生们后来分散到各地工作，一旦重逢亦或微信联系上依然称呼我老师时，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 中条山麓不畏难

我本可以趁单位停产撤销的机会调往条件较好的工作单位，并且已有高校和工厂发出商调函，点名要我去工作。不过后来我服从国家的安排，于1983年5月携全家奔赴晋南中条山下国营五四一总厂报到，分配到总厂技术处任职，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

我担任主任工程师，主管三个分厂的工艺技术和质量统筹工作。面对新专业，

我以不服输的劲头迎难而上，上班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夜以继日地攻读相关技术资料 and 书籍，到各分厂考察生产线和工艺技术，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很快我就适应了相关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

在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主要负责重大工艺攻关的组织和协调、厂际技术质量问题的协调。1988年根据国家需要，我所在单位被划归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有。这年冬天，我随相关人员赴美进行技术考察，为新成立的企业改善设备条件和提高效益做准备。

我努力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多次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党员干部，先后担任了主任工程师、技术处副处长、处长。五四一总厂归属中信公司后，我被任命为总部技术质量部主任等职，1988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 东临碣石谱新篇

1990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我被秦皇岛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招聘，来到了当年魏武帝曹操曾经“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秦皇岛。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高级轿车铝合金轮毂制造企业之一。所谓铝合金轮毂就是高级轿车的轮子，是轿车很重要的保安零件，综合的机械性能要求很高。我被聘为质量控制部经理。数月后，公司为了加强技术管理，成立了产品制造工程部，又任命我担任该部经理。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

在质控部和产品制造工程部工作期间，我为这个初投产的轮毂企业在质量管理和技术管理走向正轨，以及在通过ISO9001的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工作等方

面作出了贡献，并为公司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1994年，在研制新产品同时开辟国内市场的过程中，我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研究轮毂新工艺的过程中，我与他人合作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数篇技术论文，并担任了数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理事。

1999年秋，我退休了。当时国内已经有几十家轮毂制造企业，急需专业技术人才。有几家轮毂企业希望以高薪聘我做技术顾问，但戴卡公司已决定返聘我为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公司领导再三挽留，我还是留了下来。

在此期间，我们的主要项目是建一条全自动整体轮毂锻造生产线，这样的生产线当年只有美国和德国能够投产。整体锻造的轮毂重量轻，机械性能优于铸造件，在国际上很受高档轿车厂家的青睐。我参与了领导和具体实施建造这条生产线的全过程，并数次参与中信公司有关人员及戴卡公司高管赴美、德、法的技术考察、合作谈判，以及带领技术人员出国实习等工作。

当该项目到了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又被任命为锻造部经理，顺利地完成了设备安装、调试和投产。这在当时是亚洲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整体轮毂全自动锻造生产线，其产品立刻被德国奥迪、大众，日本丰田、本田，美国通用、福特等，以及国内主要汽车厂使用，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2004年秋，为适应戴卡集团的发展，我又被聘任为集团技术工程部经理。与专业技术人员合作，在约两年的时间里，为集团成员又国产化了一条年产60万只铝合

金锻造车轮的全自动生产线。

我1990年初进中信戴卡时，它只是一个有500多职工的小厂，后来发展成为铝车轮和其他汽车零部件制造多种经营的大型领军企业，技术与规模世界领先，是中国汽车零部件走向世界的优秀代表，名列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获得了国内外多项奖励和荣誉。公司的发展也凝聚着我的一份心血，为此我也受到中信以及戴卡公司领导和职工们的一致尊重和称赞。今

年马年春节，公司工会主席又率人到我家慰问，对我们这些为公司早期创业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老骨干念念不忘。

我读书的初、高中也曾经采访我，希望我为学生们分享经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该做的平凡事。党、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清华培养了我，我为国家、社会作贡献是应该的。今生清清白白地做人，认真地做事，一生坦荡，两袖清风，无愧于父母、无愧于母校、无愧于恩师们！

# 春风待少年

○许德豪（2011级美院）



许德豪校友

我的故乡在河北保定，从小就喜欢去古莲花池画画，清风吹拂、满池荷叶摇曳是我难忘的童年记忆。长大一点，知道家乡历史上还出过关汉卿、王实甫这些大师，当代还有孙犁、阎肃先生，这片慷慨悲歌的华北大地还传承着一脉文人诗心。我就是从那里出发来到清华的。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我来到清华园报到。令我最兴奋的是这里也有一片荷塘，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这里仰望过星空。第六教学楼旁边有两排

大树，每天清晨上学走过那个坡，感觉前辈大师们就伫立在那里看着我们学习和长大。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汇集到清华，既学习知识本领，又寻找人生方向。

那时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充满浓郁的艺术氛围。一方面有装饰艺术和工艺美术的深厚传统，另一方面还有清华带来的艺术与科学、设计与互联网的交汇融通。我是在绘画系油画专业学习，老师们都是有作品的油画家。我记得在大四上王宏剑老师的油画写生课，他每天都跟我们一起画。傍晚下课后，我请他来帮我指导课余时间正在画的创作《大江横》。那幅画取材于黄河，熟褐、生赭、土黄、黑白的颜料，被笔刷、刮刀甚至抹布翻来覆去地涂抹，营造出浮雕般的激流奔荡、浪花翻涌的画面。王老师是中国写实油画家的杰出代表，我的画法偏向表现主义，画风不同但他肯定了我的创作方向，并对我讲：“画家多读书是好事，尤其是历史书。美术史只是人类历史的局部，站在中国历史